



七修類藁

13
386
9

九



和 18
號 8
卷 4

開雅堂

東京書

學校圖

波 17
9

七修類彙卷二十八

明仁和郎瑛

仁實著述

辯證類

曲語有本

捫蝨新話王元澤詞曰露晞向曉簾幙風輕小院閒
書翠逕鶯來驚下亂紅鋪繡倚危牆望高榭海棠帶
雨臙脂透又因循過了清明時候倦遊宴風光滿目
好景良辰誰共攜手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皺憶高
陽人散後落花流水人依舊這情懷對東風盡成消

三頁書卷二十八 辯證類

一

瘦調寄倦尋芳慢今曲中簾幙風柔庭幃畫永海棠帶雨臙脂瘦因循過了清明也等句本諸此

二花蕊夫人

前蜀王建晚年納徐耕二女長爲翊聖賢妃次爲順聖淑妃後賢妃生王衍淑妃號花蕊夫人二妃遊燕汚亂亡國後乃隨衍入唐半途遇害後蜀孟昶亦有花蕊夫人乃作宮詞者國亡乃隨昶入宋後爲太宗射死亦姓徐或曰費菽園雜記又云墓在閩之崇安者乃南唐宮人選入宋宮太祖號爲小花蕊予考二人

最明若是則有三矣但就便入宋死亦未必發葬閩地恐崇安之墓爲訛不知陸公何據也閩地彼時雖屬南唐亦遙受降唐自多事閩復奪於吳越獻表世宗未必王氏宮人民間女子曾爲李煜選也

梅雨

碎金集云芒種後逢壬入梅夏至後逢庚出梅神樞經又云芒種後逢丙入梅小暑後逢未出梅人莫適從予意作書者各自以地方配時候而云然耳觀杜少陵詩曰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

冥細雨來蓋唐人以成都爲南京則蜀中梅在四月
矣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覺晚春此子厚嶺
外之作則又知南粵之梅雨三月矣東坡吳中詩曰
三句過久黃梅雨萬里初來舶趁風又埤雅云江湘
二浙四五月間有梅雨黔敗人衣服予嘗亦戲爲詩
曰千里殊風百里俗也知天地不相同江南五月黃
梅黔人在魚鹽水滷中是知天地時候自有不同如
此

黃鶴樓

嘗言李白因崔灑題黃鶴樓詩旣工遂有恨不掇碎
之說故不再題而去遂題鳳凰臺以擬之今集中又
有望黃鶴樓古詩一首意前聞訛矣然細讀之乃是
題黃鶴山者樓固因山而得名不應無一句到樓字
上此必刊題之訛不然何有崔灑題詩在上頭之句
耶又楊齊賢之註但遇黃鶴樓處或註鄂州岳州又
曰在邠州不知何也下文復云因山得名又似一矣

奪胎換骨

冷齋夜話載山谷曰不易其意而造其說謂之換骨

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覺範復引樂天醉貌
如霜葉雖紅不是春至東坡則曰兒童悞喜朱顏在
一笑那知是酒紅此謂奪胎予以山谷之言自是而
覺範引證則非矣蓋東坡變樂天之辭正是換骨如
陳無已挽南豐云邱原無起日江漢有東流乃變老
杜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皆此類也若
安石卽事云靜懸鳩鳴午乃取唐詩一鳩鳴午寂紅
梅云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春卽晏元獻若更遲開
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此乃奪胎也山谷之言但
加數字尤見明白則覺範亦不錯認如造字上加別
字形字上加復字可矣

永樂正德

紀年之號必擇正大光明之字少有疑似卽不用也
如淳熙之淳先用此純字人有言純字有屯字在傍
遂不用也有因時事而用好字眼者如國朝天順之
類是也必不可重用古今不易之道若用先朝字眼
有故而然如唐德宗以建中興元之亂因思太宗貞
觀明皇開元爲不可及也故改元爲貞元各取一字

以法象之至宋孝宗卽用以爲故事如隆興則取建隆紹興乾道則取乾德至道若永樂乃宋時方臘出和道出并南唐賊張遇賢年號出五代史而正德亦宋時西夏賊之年號出宋史不知當時廷臣更無一人記憶及此卽劉豫之母諡慈憲宋理宗生母亦諡慈憲之事歟

張司封

錢唐江子張司封廟宋太宗朝進士仁宗景祐中出爲兩浙運司名夏字伯起雍邱人也正史作兵部郎

由前爲兵部郎也舊碑作張太常由後嘉祐又有功而贈爲太常少卿也宋祠典作工部夏員外訛也俗呼司封以其有功授司封郎中也其稱謂不同如此按四朝聞見錄云杭州江岸多薪土潮水衝激不過三歲輒壞夏令作石堤一十二里以防江湖既成杭人德之慶歷中立廟於堤上嘉祐十年又因功贈太常少卿政和二年八月封寧江侯改封安濟公併賜其額曰昭貺今廟中之碑作真宗時出爲運使治塘天聖間石塘又壞運使田公知府楊公率僚屬祠

公堤上功成贈太常官封寧江侯則慶歷年也至大觀改元封安濟不知何據予意葉紹翁之作四朝錄尚近當時所考必精今廟之文恐亦傳訛且真宗時司封既築何數年之後田公楊公又爲築之旣曰石塘復壞於天聖何至慶歷之時方稱有功朝命贈官封爵時之相去又遠矣若夫四朝錄以爲作堤十二里碑文曰四千六百四十丈此明量約之數同也但江塘有三十里之遠而二文皆不言所修之處予意必自司封廟地下至慶春門蓋今自候潮門內以北

一帶街坊土地皆安濟之廟必當時沿江小民亦各

立祠以祀

蓋此街原係城外沿江之地

且慶春以北又爲新塘乃

國朝之築而錢氏之築想皆通塘之地矣或歲久而中之一改已壞乃爲昭貺之再築餘者或修或增不至大壞而爲功之易耳予嘗見杭志祀典於昭貺之下欠載碑文因畱心以考之故畧言於右

青衣泉考

杭吳山重陽菴有泉曰青衣洞泉臨安志杭州府志皆以爲唐開成間道士韓道古遇青衣童子入洞故

名按洞宋為寧壽觀之地韓侂胄鑿山為園作為流觴曲水自青衣下注於壑十有二折瀦於閔古堂前即名泉為閔古見說故當時言官論侂胄有勅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蓋宋太廟正當泉下之山也又考陸放翁閔古泉記則記中但言泉之甘寒清冽鋪叙地景無青衣之事也又曰泉壁有開成五年道士諸葛鑑元八分書而癸辛雜志載為元年六月南嶽道士邢令錢塘令錢華題名道士諸葛鑑元書俱不言道士韓道古事也作記時寧宗嘉泰三年予意青衣

之事必見於嘉泰之後咸淳之前故陸記無而臨安志有也今二志以為開成非矣而洞記以為見於大德丁酉尤非也予又恐韓閔古訛而為韓道古未可知若夫建庵之日必開成年間鑿石之字可證矣但恐名非重陽至大德間始有重陽之名故石壁又有廣微子書大重陽庵字廣微元時天師也今庵記曰韓之建庵無歲月是考之不精未知有八分題名之石刻故泛云耳惜八分之刻歲久石泐今不明白如末後諸葛鑑元書止有元書二字可嘆

集古錄碑字

歐陽公集古錄中載後漢孔君碑及孔德讓碑前碑考云孔子十九代孫官至河東太守惜其正當名字處而磨滅不可知也後碑考云宣尼公二十世孫都尉君之子字德讓歷郡諸曹吏惜名磨滅不知也碑在孔林中予以先聖宗譜考之十九代孫河東太守名震字元上二十代孫郡曹吏字德讓名謙也都尉君名宙正孔震之弟不知歐公當時每碑或考或論皆有下落此何不借孔譜以考之耶今爲補之不知

二碑今尚在孔林否

共工考

嘗讀董子禱雨文中其神共工意共工惡臣舜所流也何以主水後見淮南子原道篇曰共工與高辛爭帝不勝遂潛於淵註謂共工以霸力行水於羲農之間者也杜預曰共工氏以諸侯霸有九州在神農之前太昊之後亦受水瑞而律書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兵家有共工水害顓頊擒之之說又史曰共工作亂振滔洪水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女

媯氏戮之據此則因其受水之瑞能振滔之死卽以之爲水神也故後世言之者以爲名在羲農之間是矣非堯典方鳩僝功者乃舜所流耳其戮之者曰女媯曰高辛曰顓頊不同世遠事微紀之錯也其曰爲神者豈有天人弗祐以害天下者可祀之耶此董子所以不純也

偽墨艾納

烏賊魚暴乾俗呼螟脯其魚腹中之墨可以書紙經年而自脫跡奸詐之徒或以書券也又龜尿磨墨寫字於木板可進寸許雖水洗斧削亦不磨滅艾納出西域似細艾又松樹皮上綠衣亦名艾納以之和合諸香焚之能聚其烟青白不散亦奸人假以爲仙者皆以二物給人

張旭書

張旭雖以草書名世子嘗見有郎官石之楷也楷字無出顏柳雖有骨似踈脫少勁拔且書體一例魯公之書予所見者東方朔像贊與金天王廟題名皆大字也一則莊偉一則俊拔小字如千祿帖與麻姑

壇記于祿則持重舒和壇記則道峻緊潔似非一手
所出意者傳模鐫刻之有工拙耳及觀多寶座位等
碑則筆意又迥不同把翫久之筆畫形體雖有粗細
大小而帖帖有法愈看愈佳此公之書百世不可及
也始如公之爲人雖所遇不同無一毫之邪媚正歐
公云杜濟之碑雖不書名殆非魯公不能也正謂是
耳

易文別見

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李蕭遠運命論曰何
以正人曰義易曰履虎尾愬愬終吉呂氏慎大篇曰
愬愬履虎尾終吉

欵乃

欵嘆聲也亦作欵本哀音收灰隊二韻亦讀作上聲
欵按說文無襖音也乃卽俗之迺字春秋傳以爲難
辭王安石謂繼事之辭也而說文亦無霑音今二字
連綿讀之是棹船相應之聲柳子厚詩云欵乃一聲
山水綠是也後人因柳集中有註字云一本作襖霑
遂卽音欵爲襖音乃爲霑不知彼註自謂別本作襖

霽非謂欵乃當音禩霽也黃山谷不加深考從而實
之欵乃是湖中節歌之聲元結有欵乃曲已一錯也
其甥洪駒父又辯曰柳子勢霽一聲山水綠而世俗
乃分欵乃爲二字誤矣見冷齋夜話尤爲可笑不知此勢
字爲何字也雖海篇雜字中亦無也又按劉蛻文集
有湖中霽廼歌劉言史瀟湘詩有閑歌暖廼深峽裏
元次山有湖南欵乃歌則知二字有音無文者特柳
子用此二字後人註之毛晃增入韻中故數子之意
皆同而用字自異是數字不妨並行特用其音意耳

韻會已少辯之矣

桂花四出

諸花皆五出蓋土之生物五爲成數也巖桂止四出
者秋已屬金西方金之成數又四也故桂金色而四
出開於秋也

曹操不復姓

曹操本姓夏侯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嘗意其富
貴之極何不復姓後見一書云當時有以讖緯進者
云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始名官盡言曹也

至吏亦言屬曹卒言侍曹此非天意乎操遂不復姓
此或實事

綠頭巾

吳人稱人妻有淫者爲綠頭巾今樂人朝制以碧綠
之中褻頭意人言擬之此也原唐史李封爲延陵令
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褻碧綠巾以辱之隨所犯
之重輕以定日數吳人遂以着此服爲耻意今吳人
罵人妻有淫行者曰綠頭巾及樂人朝制以碧綠之
巾褻頭皆此意從來但又思當時李封何必欲用綠
巾及見春秋時有貨妻女求食者謂之娼夫以綠巾
褻頭以別貴賤然後知從來已遠李封亦因是以辱
之今則深於樂人耳

杭石經并考

宋紹興二年高宗宣示御書孝經易詩書春秋左傳
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刻石太學
淳熙中孝宗建閣藏之親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朱
子修白鹿洞書院奏請石經本卽此是也元初西禿
楊璉真伽造塔於行宮故址欲取碑石疊塔時杭州

路官申屠致遠力爭止之幸而獲免後學爲西湖書院碑閣俱廢國朝改爲仁和學後洪武末徙仁和學於城隅之貢院而石經亦昇致焉歲深零落踣臥草莽間而龜趺螭首十缺其半宣德元年侍御吳訥屬郡收緝凡得百片寘之大成殿後兩廡已爲不全之器矣然向微申屠公之力此物安知其所耶蓋亦輟耕錄中唐義士之流也惜無所考不能備述其人耳又有高宗自製伏羲堯舜湯武孔顏曾孟贊并書仍小書七十二賢贊李龍眠圖像今與石經並存唯秦

檜之文侍御磨去之矣近於正德十三年宋侍御復移至杭州府學之廡至於歷代石經漢有蔡邕隸書傳稱六經止是易書公羊禮記論語見洛陽記此石在洛陽太學門外魏有邯鄲淳所書三體石經予意此亦恐訛蓋淳乃漢順帝時人作曹娥碑時年必二三十矣至魏文帝已百數十年魏畧載淳爲博士恐又一人否則或梁鵠鍾繇等書晉惠帝時侍中裴頡修學書經刻石皆在洛陽唐貞觀時太宗命唐元度書九經訓釋是名九經字樣文宗時高重爲祭酒與鄭覃

復刻九經皆在長安國學也後蜀孟昶時孫逢吉等五人書刻七經周易爾雅毛詩尚書儀禮禮記周禮於益都宋嘉祐中楊南仲章友直篆書六經於國學至高宗之刻共八次也丹鉛論以邕書爲第二熹平四年事初刻在靈帝光和六年予意旣無書者姓名年分又倒恐亦非也

相逢盡道休官去

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仕路多誦之不知唐人詩也韋丹寄靈徹詩曰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爲平子歸林計五老巖前必共聞徹奉酬云年老身閒無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欄杆

欄杆有三義木之欄杆人人所知若曹植詩日月落參橫北斗闌干欄杆橫斜貌也又長恨歌曰玉容寂寞淚闌干闌干眼眶也故韻書有眼眶之訓

歐陽詹

韻語陽秋曰韓退之作歐陽詹哀詞言其事父母至

孝又曰讀其書知其為慈孝最隆及觀國川名士傳
載詹溺太原之妓未及迎歸而有京師之行既愆期
而妓疾革將死割髻付女妓以授詹詹一見大痛亦
卒斷為不孝而續談亦以為未孝余讀其文集詩有
發太原寄所思正其妓矣至於樂津店絕句有所恨
二章是男女之色皆好之者念其為人素必如韓之
言殆一時之偏蔽使之然也韓非同榜相好之故故
亦曰今其死矣而非若他人之辭死於何症何所也
孟簡又有惜之之說明矣苟讀其書求其為人偏於

情義之篤者故韓公之言亦不誣

翰墨全書人號

翰墨全書大德間劉應李所編多取近代宋末詩文
篇章之下多書字與號焉顯者可知餘無姓名猶不
具也因以所知者或名或字以其世所行者書之於
藁以便檢閱 羅狷庵 頌 羅存齋 願即 羅此庵 點 羅
止之 適 趙紫芝 師 趙章泉 蕃 章義若 賜 章懶庵 蹈 徐
毅齋 僑 徐山民 照 徐思叔 得 徐師川 俯山谷 戴石屏 甥也
復 戴東皐 敏才石 韓澗泉 琥 韓南澗 無 曾茶山 幾 曾
古 戴東皐 屏父也

梅野觀 王初察 中安 王仲至 字也名欽臣 王盧溪 庭珪 王教授

蘭 王曜軒 實 王從周 鎬 陳后山 名師道字無已一字履常即却衣之陳三

也 陳簡齋 名與義字去非 陳野雲 道至 陳覺民 方秋厓 岳方

北山 豐之 張芸叟 舜民 張文潛 未 張無垢 九成又號橫浦居士 張商

英 號無盡居士 黃知命 叔達山谷弟 黃白石 景說 黃寅庵 大臨亦

黃通老 中 汪浮溪 藻 汪龍溪 亦名藻 汪玉山 應辰 姜梅山

特 姜白石 夔 潘轉庵 樞 潘邠老 大臨 蕭千巖 海藻 蕭梅坡

立 朱濤山 翌 游唐林 子 游寒巖 游伯莊 儀 尤梁溪

延之 杜小山 李梅亭 劉任斯庵 鄧中齋 光 彭虛

寮 翊劉溪翁 淮 劉伯寵 褒 劉篁嶸 子 劉龍洲 邁 劉後

村 克 劉季孫 字文景 劉良佐 名應時 孫花翁 季蕃 孫南叟 伯

馮雙溪 之 袁遜翁 世彌 謝無逸 逸 馮古洲 莊父 馬碧梧 廷鸞

梅和勝 禮執 鄒定 可應 武允蹈 德 阮梅峯 秀實 林可山 洪

書經儀禮可全

今書經多錯簡脫文謂非古文也宋三朝志載雍熙
中日本僧裔 音周 然入貢云國中有古五經歐陽公曰
木刀歌云徐生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巖
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歐言未必無據又一

統志永樂中沅州御史劉有年上儀禮逸經十八篇
是儀禮亦未亡也不知當時廟堂無一人表章傳之
今日無一人奏以取之豈古人求逸書之意耶子問
人曰不知豈所載皆非耶

周公謹

元人周密公謹居齊之東作書曰齊東野語後來杭
居癸辛街書名癸辛雜識泗水出山東魯縣號泗水
潛夫又嘗居華不注之陽號弁陽老人以周子窗前
草不除號草窻其識號各有意也記之

劉徐紀錯

剪勝舊聞載劉伯溫泛西湖望有天子氣于吳頭楚
尾及見張士誠夜登虎邱又曰天子氣尚在吳頭楚
尾復過濠謁郭子興遇太祖曰吾主翁也深自結納
告曰後十年當為天子我當輔之拂衣去按劉伯溫
行狀誌銘功臣錄則見士誠以下俱無也至正十九
年天兵纔下處州命孫炎為守炎三請伯溫方見然
後間道謁太祖于金陵遂相輔焉後惟為母喪一回
非見而識之久而復仕也舊聞又云徐中山王追及

順帝特縱而去之郭滌陽有五子亦謬也徐常二帥
既定山東會兵臨清則順帝已集宮嬪議行矣滌陽
三子自載廟碑非讀書多而以耳聞著述此野史所
以誤人也

夢占

高宗夢傳說武王夢九齡孔子夢奠于兩楹文中子
曰至人無夢則經傳之言非歟夫聖人清明在躬志
氣如神隨物而應無因遷也偶夢焉神靈啓之也故
無夢者無眾人因想之夢日所擾之者也周禮有六
夢之占漢藝文志七畧雜占以夢爲大洪容齋曰今
妄術如林夢學殆絕非也由晉樂廣因想之說興而
夢之理明矣夢之理明而不必於占也故至晉以後
絕焉

明皇遊月宮

唐明皇遊月宮異聞錄以爲同申天師唐逸史以爲
同羅公遠集異紀以爲同葉法善其中遊事又小不
同羅公遠多擲杖化銀橋之事集異記載所遊過潞
州幽怪錄又爲過廣陵似此諸說不同要非親切之

言真實之事好奇者之所為也或一時宮人傳說之
事耳

仙亦不久

予觀仙家之事如丁令威返家而人民已非王質觀
棋而伐柯已爛則時刻已過百年矣然人之所以慕
神仙者以其能長生久世今須臾過百年若七八十
年是過數千年矣則其處世亦若人之光陰也後亦
散去與人同亦何貴哉

象膽

舊聞象膽春在前左膊夏在前右膊秋則後之左膊
而冬則後之右膊近會仕宦于廣西者云土官嘗殺
象享客其膽不應四時四膊也予心疑其豈肉具十
二生肖各因其月分而以膽附耶因考埤雅舊說固
具又云亦隨月轉在諸肉如正月屬寅在虎肉也則
與宦客所言相同此理也舊說為謬

七修類藁卷二十八終

七修類藁卷二十八

辨證類

十九

七修類藁卷二十九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各詩之始

四言古詩如舜典之歌已其始矣今但以三百篇而下論之漢有韋孟一篇雖入諸選其辭多諱怨而無優柔不迫之意若晉淵明停雲茂先勵志等作當為最古者也後惟子厚皇雅章其庶幾乎故子西曰退之不能作也蓋此意摹擬太深未免蹈襲風雅多涉

理趣又似銘贊文體世道日降文句難古苟非辭意
渾融性情流出安能至哉五言古詩源於漢之蘇李
流於魏之曹劉乃其冠也汪洋乎兩晉靖節最爲高
古元嘉以後雖有三謝諸人漸爲鏤刻迨唐陳子昂
出一掃陳隋之弊所謂上遏貞觀之微波下決開元
之正派直至考亭夫子又得其雅正之純也楊仲弘
曰五言詩或興起或賦起或比起須要意深辭溫感
慨傷思者貴乎感動人情閑適寫景者貴乎雅淡悠
揚如古詩十九首是也嗚呼豈易能哉七言古詩唐

詩品彙高漫叟詩話皆云雖起於漢武栢梁之作而
甯戚南山歌已備其體矣予意商歌後雖七言首二
句三言已非古詩之體蓋歌行可以長短句七言古
詩恐當一律成文始於漢武無疑也若以商歌爲是
則薤露等篇亦可以入矣但選中有雜一二歌字者
不知何也惟品彙最高辭旨雖似古詩而終贅一歌
字者則多人長短句矣故詩法辯體入韓公河之水
於七言不知劉履又斷爲此楚語也絕句之法楊伯
謙曰五言絕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體六言則摩詰

效顧陸作七言唐初尙少中唐漸甚揚言大畧如此而不考梁簡文夜望單鴈則已有七言絕但少耳又按詩法源流云絕句者截句也如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後四句皆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者則截前後各兩句也故唐人稱絕句爲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凡絕句皆收入律詩是也周伯弼曰絕句以第三句爲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換有力涵蓄無盡此又其法也歌行等作詩林薈體云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饒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可被於管絃也夫自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蠶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嘆憤而不怒曰怨雖其名各不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擬古題少陵則卽事名篇此又所當知也律詩雖始於唐亦由梁陳以來駢儷之漸不若古體之高遠大抵律詩拘

於定體詩至此而古意微矣雖然對偶音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但至於換句拗體之類又律之變斯爲下矣楊仲弘云凡作律詩起處要平直承處要舂容轉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上下要相聯首尾要相應最忌俗字俗意俗語俗韻可謂至妙之言也排律雖始於唐其源自顏謝諸人古詩之變首尾排句聯對精密梁陳之間儷句尤多大抵止於五言七言則絕少矣不當鍊句鍛字大致工巧只要抒情陳意通篇貫徹若老杜贈韋左丞等作前後不對處也有此極其佳者也

中秋不見月

永樂中秋上方開宴賞月月爲雲掩召學士解縉賦詩遂口占風落梅一闕其詞云嫦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著臣見拚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上覽之懽甚復命賦長篇又成長短句以進歌曰吾聞廣寒八萬三千修月斧暗處生明缺處補不知七寶何以修合成孤光洞徹乾坤萬萬古三秋正中夜當午佳期不擬嫦娥悞酒杯狼籍燭無輝天上人間

隔風雨玉女莫乘鸞仙人休伐樹天柱不可登虹橋
在何處帝閭悠悠叫無路吾欲斬蝮蛙磔其兔坐令
天宇絕纖塵世上青霄燦如故黃金爲節玉爲輅縹
緲鸞車爛無數水晶簾外河漢橫冰壺影裏笙歌度
雲旗盡下飛玄武青鳥啣書報王母但期歲歲奉宸
遊來看霓裳羽衣舞上益喜同縉飲過夜半月復明
朗上大笑口子才真可謂奪天手段也蓋旣以其天
才又歌有坐令天宇絕纖塵等句今集止載後歌而
雜僞者多也

學詩有成

國朝羅璟江右人也自習舉子業至登科不知何謂
之詩後考庶吉士學士試以秋宮怨默然無以答遍
問同考者同考對以韻脚起結聯對如此然後卽作
一詩云獨倚欄杆強笑歌香肌消瘦怯春羅羞將舊
恨題紅葉添得新愁上翠蛾雨過玉堦秋色靜月明
青瑣夜涼多平生不識春風面天地無情奈老何主
試者語之曰爾後必能詩已而果然卽此詩有別才
亦可知也

詩意同

予嘗見一勢利之人因卽瓶花而作一絕云白白紅
紅室滿春祇將顏色媚時人不知根蒂元無幾獨藉
瓶甕枉弄神昨讀郭元振集有咏雲絕句曰聚散虛
空去復還野人閑處倚筇看不知身是無根物蔽月
遮星作萬端予意此詩郭亦當時或譏武氏故與瓶
花同意耳

各文之始

詔勅制誥皆王言也若書之典謨訓誥誓命之類三

代無名秦李斯始議命爲制令爲詔至漢高祖有太
子勅武帝有責楊僕勅誥雖本於湯誥布告令於四
方者也與詔同義然聖經不與後世文辭同故辨體
取春秋傳文爲式今乃告身之誥是也夫四體自唐
以後多用四六殊不知制誥雖可而詔勅必須直言
皆貴乎典雅溫潤理不可僻而語不可巧也策義有
二在漢若治安賢良在宋若臣事民政類今之奏疏
故說文曰謀也問而答之謂之對策則今之科場者
是也呂東萊分之爲二類是矣辨體裁制策而遺對

策恐未盡也至於冊立皇后太子晉宋九錫文冊蓋
冊策通用古以竹簡書乃用此冊字其文則又上與
下之言也表者白也以情言表白於外漢則散文唐
以後用四六矣真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又忌
大露文必簡潔精緻也文章緣起曰露布始於賈洪
為馬超伐曹操予考漢桓時地因數震李雲露布上
書移副三府註謂不封則是漢時已有其名至魏以
後專為軍書本義露於耳目布之四海也若元魏戰
捷欲聞於天下乃書帛建于漆竿之上名為露布文

心雕龍又曰露板皆因其名而巧於用義耳檄者激
也始於張儀為檄楚相辭意則暴彼罪惡揚已威武
論天時人事使忠義憤發亦軍書也箴銘頌贊體皆
韻語而義各不同箴者規戒之辭如箴之療疾銘者
名器自警贊者稱揚贊美頌則形容功德皆起於三
代惟贊始於漢之班固辨體論之詳矣文則欲其瞻
麗宏肆而有雍容起伏之態記者紀也禹貢顧命義
固記祖未有名也戴記學記文選又不載焉以非後
世文辭同也故以韓柳為祖記其日月人事後畧為

議論而已與志無遠焉序者次序其事也始於詩書之有序故金石例曰序典籍之所以作也後世贈送讌集等作是也論者議也昭明文選以其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論議以斷其人之美惡一曰設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意恐過爲之分善乎劉勰曰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註參體辨史則與贊辭齊行詮文則與序引共紀信夫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祖於夫子說卦許慎說文盧學士曰說須出自己之意橫說豎

說以抑揚詳贍爲上若陸機文賦以爲說焯奕而譎狂豈知言哉解之義則近於說矣而原於唐原者推原也辨者辨析也一則由於易之原始反終之訓一則由於孟子好辨之答故有是名文體則皆以退之五原辨諱等作必須理明義精曲折詳盡有關世教之大者可名之也奏疏之名不一曰上疏曰上書曰奏劄曰奏狀曰奏議恐其漏泄俱封囊以進故謂之封事臣告君之辭也祖於伊訓無逸諸篇澤文固曰中之一而其辭則要核實風軌所謂氣流墨中聲動

簡外可也傳則載一人之事創自馬遷體亦不同如
遷之作荀孟不正言而及諸子范奕之傳黃憲無事
迹而言語形容此體之變也至韓作毛穎又變體之
變此在作者之筆也行狀則實紀一人之事爲死者
求誌之辭也埋銘墓誌墓表墓碣皆一類也銘誌則
埋於土表碣則樹於外述其世系歲月名字爵里學
行履歷恐陵谷變遷故也然在土者文簡在外者稍
詳表謂有官者碣謂無官者漢晉來有之矣誄辭哀
辭祭文亦一類也皆生者悼惜死者之情隨作者起

義而已誄始於魯哀公之於孔子哀始於張茂先之
於晉武祭文則孟德於橋玄也辭貴親切真實情溢
於言可也若禱神之文則又當爲悔過遷善之語題
跋漢晉諸集未載惟唐韓柳有讀某書某文題宋歐
曾又有跋語其意不大相遠故文鑑文類總曰題跋
其義不可墮人窠曰其辭貴乎簡健峭拔跋尤甚於
題也辭賦一例古賦辨體辨之精矣予不贅焉本今

紅木樨詩

木樨花本草諸書皆言白蕊黃香謝無逸詩曰白雪

凝酥點嫩黃于武陵曰夜揉黃雪作秋光則知晉以
來同也小爾雅又云丹桂者何哉後見四明舊志有
大紅梅因與人言聞吾杭錢塘學中舊曾有一本今
讀話腴載宋高廟時象山史本家木樨忽變紅色因
獻闕下高廟畫為扇面作詩以賜從臣詩云秋入幽
巖桂影團香深霏雪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
朝霞下廣寒然志中又載詩云月宮移得日宮栽引
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煙霄承雨露丹心一點為君開
觀其辭意又似當時臣下之詠者志收或訛又曰自

是四方爭傳史本以孫枝接也吾杭或亦當時所傳
顏魯公集有謝人青桂花詩此尤異耳

鍊膽金甲

山房隨筆載陸秀夫挽張世傑詩曾聞海上鐵斗膽
猶見雲中金甲神惜其全篇不傳又註二句故實云
為焚張之屍其膽如斗而不化須臾雲中見金甲神
人曰我關係不小身後出必恢復也殊不思陸死於
張之先也不知此何詩也妄載如此

妾薄命

元豐間曾鞏薦后山有道德史才乞自布衣召入史館命未下而曾卒后山感其知已不願出他人門下作妾薄命二首以自擬其一曰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為主壽相送南陽阡忍着主衣裳爲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其二曰葉落風不起山深花自紅捐世不待老惠妾無其終一死尙可忍百歲何當窮天地豈不寬妾身無所容死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向來歌舞地夜雨鳴寒蛩二篇曲盡相

知不倍之義形於言外誠騷雅意也故詩話中多以二詩爲首唱予竊以前之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後之死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恐四句不足盡相知之義耶較挂劍之情者何如耶旣曰相知又何必計其知否此於理或少有倍耶抑止因薦舉而其言如此耶果后山之詩惟東坡黃山谷可知之耶

山農刺時

王冕字元章號山農元末人也身長多髯少明經不偶卽焚書讀古兵法戴高帽披綠蓑着長齒屐擊木

劔行歌於市人以爲狂士之負材氣者爭與之遊嘗
遊京城名貴側目平生嗜畫梅畫成未嘗無詩也有
詩云我家洗硯池頭樹箇箇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
好顏色只畱清氣滿乾坤或以是詩刺時欲執之一
夕遁後太祖物色得冕因與糲飯蔬羹山農且談且
食上喜曰可與共大事授諮議叅軍一夕暴卒應制
作絕云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生塵胡兒凍
死長城下始信江南別有春今竹齋集中未刻昨見
蒲菴禪師復見心題其梅花一歌亦奇特也因舉其

槩同錄歌云會稽王冕高頰顴愛梅自號梅花仙豪
來寫遍羅浮雪千樹脫巾大叫成花顛有時百金閒
買東山屐有時一壺獨酌西湖船暮校梅花譜朝誦
梅花篇水邊籬落見孤韻恍然悟得華光禪我昔識
公蓬萊古城下臥雲草閣秋瀟灑短衣迎客嬾梳頭
只把梅花索高價不數楊補之每評湯叔雅筆精妙
奪造化神坐使良工盡驚詫平生放浪禮法踈開口
每欲談孫吳一時騎牛入燕市瞋目怪殺黃髯胡地
老天荒公已死畱得清名傳畫史南宮侍郎鐵石腸

愛公梅花入骨示我萬玉圖繁花爛無比香度禹
陵風影落鏡湖水開圖看花良可吁咸平樹老無遺
株詩魂有些招不返高風誰起孤山道按復見心亦
元臣名來復字見心入國朝畏法而髡其首觀此歌
則知其胸次矣

口占三詩

餘杭符楫弘治間貢士也未第時挈舟下杭城過土
豪之灘而亂其菱舟被雷焉然豪聞爲秀才則曰請
作詩行符口占云傭是餘杭符秀才家間有事出鄉
來撐船稚子雖無識總是豪灘忒佔開笑而釋之舊
又聞汝水有放生池官府禁人採捕有士子垂釣於
中爲邏者送之有司意非士人欲試之釣者口占曰
投却長竿捲却絲手攜蓑笠賦新詩如今刺史清過
水不是漁人下釣時釋之又唐李涉過九江遇盜盜
問何人從者曰李博士也豪首云若是李涉久聞詩
名願一篇足矣涉口占暮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
夜相聞他時不用多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然三事
一意而詩之高下特不同耳

非荆公詩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
死一生真偽有誰知諸書引者皆以爲荆公之詩臨
川集不載不知何人者也以格律論之亦必宋人耳
宋人題嚴子陵詩曰一着羊裘便有心羊裘豈是釣
魚人當時只着蓑衣去江水茫茫何處尋籜冠徐延
之伯齡以人字爲非韻改作一着羊裘用意深羊裘
豈是釣魚心然韻雖不錯用意終不似前

悼內詩

吾杭肅愨于公悼夫人董氏詩十一首其第二首頗
佳詩云世緣情愛總成空二十餘年一夢中疏廣未
能辭漢主孟光先已棄梁鴻燈昏羅幙通宵雨花謝
雕闌驀地風欲覓音容在何處九原無路辨西東
山張和字節之天順間官浙江憲副時寵妾新亡亦
有悼詩云桃葉歌殘思不勝西風吹淚結紅冰樂天
老去風流減子野歸來感慨增花逐水流春不管雨
隨雲散事難憑夜來書館寒威重誰送薰香半臂綾

後詩尤勝於前二作皆膾炙於世錄之

蜀僧漁翁詩

賈似道當國時一日居湖山有蜀僧徘徊其側賈問
汝何爲也對曰詩僧賈見湖中漁翁遂命咏之僧請
韻賈以天字爲韻僧應口曰籃裏無魚少酒錢酒家
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脫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此
詩草木子之所紀惜不原其意以申之予故復錄以
足其意也僧敢徘徊賈側是蓋隱於僧而有爲爲之
者作詩非諷乎第一句是言朝廷乏人二句是擬已

可用三四句是欲仕而又恐蒙蔽不知耳今直述其
辭而不言其蘊藉之意亦何膾炙人口然其書亦多
好詩惜事爲國忌者不刻

謝李咏蝶

謝無逸有咏蝶詩云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韓壽愛
偷香又云飛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無處尋可謂
形容蝴蝶盡矣遂稱爲謝蝴蝶自後李商隱竊其義
而變之曰蘆花惟有白柳絮可能溫句雖工而不妙
矣此可謂絕唱之後不當再道李豈不能煉句者哉

詩不類人

昔人云山林之詩與臺閣者不同以其素習而出言自類也故有粉牆人看之論耳樂天富貴酒色可爲至矣而人品天資又非尋常之士詩有塵埃常滿甌錢帛少盈囊侍女甚藍縷妻愁不出房真可笑也意此若予之事而予未嘗有此言何耶

二高詩誤

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終不改此詩見高適集中唐詩紀事又入於高力士下人以力士無集因一高字誤入殊不知力士曾貶永州五溪其地也况段柯古敘力士事證亦有詠薺之作高適但往還於山陝四川未嘗至湖湘間此必力士之詩無疑達夫集中收者反爲高字傳訛也且適集斤作薺尤非題既咏薺又可復云但力士集中終作都此或適集終字尙是也

七修類藁卷二十九終

七修類稿卷二十

詩文類
古人名切對
三語掾阮瞻一字師蕭楚才白雲子張長黃石公張長東
方朔晉文南城威公妾清白吏楊震田舍翁宋高祖公輸子
魯寧馨兒王衍獨眼龍李克用兩脚狐楊再思關西夫子楊
江左夷吾王尊青錢學士張鷟白鐵作郎方山中宰相相
景江上丈人晉者風流宰相謝安跋扈將軍梁冀四明狂

七修類稿卷二十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古人名切對

三語掾阮瞻一字師蕭楚才白雲子張長黃石公張長東
方朔晉文南城威公妾清白吏楊震田舍翁宋高祖公輸子
魯寧馨兒王衍獨眼龍李克用兩脚狐楊再思關西夫子楊
江左夷吾王尊青錢學士張鷟白鐵作郎方山中宰相相
景江上丈人晉者風流宰相謝安跋扈將軍梁冀四明狂

客賀知

三紅秀才

應和

畫像贊

楊誠齋贊張功父像云香火齋後伊蒲文物一何佛也襟帶詩書步武瓊瑤又何儒也門有珠履坐有桃李一何佳公子也冰如雪食珊瑚碎日魄又何窮詩容也約齋于方內歟方外歟風流歟窮愁歟老夫不知君其問諸白鷗予觀此贊似東坡贊王定國之作按功父名鑑號約齋循王諸孫也有吏才能詩嘗植梅花三百餘本構堂於中扁曰玉照余嘗見玉照堂梅

品一則

佛頂菊

元人謝伯理居淞之泖湖富而好禮講光淥亭為宴樂之所九日會友於其間有園丁以佛頂菊花方開獻之筵間求詩眾為賦之時鋏笛道人楊廉夫在座走筆云蓮社淵明手自栽頭顱終不惹塵埃東籬若為摩挲看西域親曾受記來妙色盡從枝上發慧香直奔腦門開明年九月重陽節再托摩耶聖母胎座客顧仲瑛奉觴稱曰先生之作誠可謂虎穴得子矣

以今觀之恐亦句句字字未必盡當况格律亦自卑

耶

景隆八發

少同王蔭伯讀書景隆久之閱事命名王述其義遂
名景隆八發蓋以可發笑者八事耳然其辭隨義抑
揚譏諷道士以爲戲謔之音以發其懽愉憤歎之志
客過而笑曰君子遊心如是我哉有勃然色變者曰果
王者無戲言乎王因告其虛車無庸覆瓿將來予病
時文而假之嗚豈知召釁起怒文之害也歟當投之

水火予則曰彼哉笑之者也癡人前不得說夢其怒
之者乎所謂不笑則罵之是矣且枚生七發以無爲
有君之八發假有成無是皆注玄思於筆端剛才華
於漢藻所謂文者也忍棄之耶去年過姑蘇與都南
濠論賓戲等文因誦以質以告其客尤之情都曰其
諸作之苗裔乎其騷人發憤之言乎其子雲譎怪之
意乎復喟曰文雖近狎義則通微毛穎初成裴晉公
亦以爲不可以文爲戲文之妙者也爲我寄王子又
曰事因戲警名以文傳景隆道士之幸也安知不猶

佛印之傳哉時道士聞之請予述其顛末并錄八發
爲珠庭勸遂書 無拘殿賦黃冠不淨寶殿無拘睽
三清之幽境爲百戲之所都藏鬪探帖打馬投壺博
錢者錯處抹牌者同區棍兮不冠拳兮無襦或歌或
舞或笑或呼或箕踞於前楹或尸寢於後厨斯則平
日之所爲也若夫朱夏司權溽暑當塗招搖市井和
以屠沽抱長席而至止泛短水之醜醜爾乃以瓦爲
枕以棺爲鋪逍遙乎風涼從容乎日晡忽聞嘯於梁
上弄傀儡於東隅者也至於萬物告成三冬來輸無

門不掩有墻可踰官府兮爲堆鹽之所隣舍兮爲過
米之衢噫嘻嗚呼名雖蕭散實則污潑蓋無傷於道
士空見笑於吾儒 大笑堂記老子曰不笑不足以
爲道韓子曰小笑之則小悅大笑之則大悅蓋莫貴
於笑亦莫貴於大笑矣有道士居景隆人好謔之構
室焉高而不剩密而不狹輕而不露以于賓客故又
謂之堂然至其堂者莫不有笑焉啜其茶則破悶飲
其酒則解醒對其食則噴案他日有客持觴過從尸
而祝之把落其髯余曰此所謂樂然後笑者也衆以

為笑酒酣膊而笞之罵曰狗道士余日以竹鞭犬真

可謂笑矣眾乃大笑遂為之記銷鉛井銘銀壙之

傍銀壙厠也資米樹之下米樹桑也藉有井焉井之

西隙地丈餘可容三五道士嘗具飲洗番鉛之琰錫

也列哥審之盤後裂果則蘇州之核鹽鼓蔬則槌橋

之笋蘆菴客有善為酒戲者飲一杯則下其琰井中

以為樂郡治西湖為杭民之勝賞故錢帛咸於湖費

焉因號曰銷金鑄余謂茲井曰銷鉛可也復銘之曰

井之泉清且涼井上之客迂且狂嗚呼釀井之水兮

其刊長叱石壇誌叱石壇者牧羊之場也景隆之

觀有廣除焉隆然而高坦然而夷承殿之址若壇之

形道士好殖羊羊之性羣於其地走而若愛之聚而

若毆之飽焉而臥以嬉壯者魁而澤瘠者瘠而癯乳

者小而圓老者昂而峭岷者俯而伏望之纍纍然白

石之奇塊也叱而起則羊焉道士初平之流也故擬

而名之他日客至其廬見其羹焉曰美耶羊耶而狗

口是落耶道士曰是石也客曰汝叱石不休必聞於

冥道且鎔鐵灌汝腸腸其爛矣寧石羹乎道士懼明

白石盡徙壇復如故云 轉身路辭景隆之路法盤
谷窈而深兮往而復如行羊腸在平陸繚繞縈紆穿
九曲長蛇深蟄寒蛟縮欲走嗟如縛在足規行矩步
如有束乍向東趨又朝北一身宛轉回顧多番使頭
圓脚步蹉黃昏月黑不可過雙手捫壁空摩挲又似
盤庚石鼓歌一句佶屈牙相磨道士道士可奈何願
君後世爲田螺 警夢樓說無名子夜讀書景隆之
岑樓夢游華胥瓊宮玉宇神君仙人遨而嬉焉忽若
然而悟曰是非響屨廊耶將西子之魂徑行過也何

其聲之若也審而視之童子執燭而來也復就寢夢
化蝴蝶天桃冶杏冷艷穠馥栩栩而揚焉忽轟然而醒
曰是非黃鶴樓耶將謫仙之靈來槌碎也何其聲之
轟也諦而觀之道人煮茶而至也明日驗其樓前履
則板軒而後右行則板輕而左乃恚而歌曰咄斯樓
板胡磴碎些截道人頭有長釘些道士懼無名子曰
古有警枕是余之願也勿輯 煉藥爐贊昔林君復
隱於孤山以梅爲妻以鶴爲子道士棲於景隆以
酒爲妻以狗爲子故其消煩滌妄能守其教者凡以

酒也是酒在吾儒則爲狂藥在道士乃長進藥也名
其爐曰煉藥爐斯爲稱情贊曰其寒不冰其炎不爭
其高不亢其滿不盈消磨火性出入風情遠而覷之
若仙翁之丹灶迫而察之乃障愁之長城青樓珠箔
能隳於天際琅函玉笈能守乎至誠不知者以爲陷
人之地知者以爲葬道士之坑也歟方便樹頌宮
中塗厠苦而難入荒穢不治惟民所止何陋如之如
惡惡臭天乃降祥惟隰有桑方便之路黃絹幼婦繞
樹三匝或得其桶矢聲鏗鏗聲在樹間叶苟求其故
不見其處右九文惟序余成餘皆王作也王名一槐
今爲員外云。

古今詩同

予一日江干被雨暮歸適值潮至塘路嶮崎轎上得
四句云暮色連江色潮聲雜雨聲行人歸思急辛苦
問前程昨讀唐詩紀事比丘尼海印有舟夜云水色
連天色風聲雜浪聲旅人歸思苦漁叟夢魂驚舉棹
雲先到移舟月逐行續吟詩句罷猶見遠山橫豈知
前三句皆同文可謂預先偷也

韜光禪師

韜光禪師莫詳族里唐穆宗時結茅於杭州靈隱寺
西峯與鳥巢布衣爲友刺史白居易重其道嘗具饌
飯之以詩邀云白屋炊香飯葷羶不入家瀝泉澄葛
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黃葉紅薑帶紫芽命師來伴
喫齋罷一甌茶師答云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巖阿
枕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惟能飲水種金蓮白雲乍
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市不堪飛錫到恐驚
鶯囀書樓前其高致如此至今菴以師名永樂初槎

谿張輅遊菴一絕云躡屩捫蘿上翠微綠雲深處扣
柴扉老僧解誦香山句驚落松花滿客衣詩今猶在
也

趙墓嚴臺詩

宋趙清獻公之墓在衢州城東常有人題詩於地之
驛曰于夫荷擔出山阿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若扁舟
徑歸去休從清獻墓前過漢嚴子陵釣臺在富陽江
之涯有過臺而咏者曰君爲利名隱我爲利名來羞
見先生面黃昏過釣臺予以乘扁舟者過清獻之墓

必不愧用膏血者又不可語以扁舟此詩不免意圓
語病若自知爲利名而夜過釣臺則尙德之心深矣

題昭君

予嘗擬爲昭君辭帝語云愛妾一身孰若惜取沙場
萬骨哉妾聞昔殷高宗以圖得傳說而中興今陛下
以圖得妾而外靖爲妾之計得自擬於古賢臣自以
意亦少可後誦高季迪明妃詞云妾語還憑歸使傳
妾身沒虜不須憐願君莫殺毛延壽畱畫商巖夢裏
賢可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

角妓坐化

角妓鄒妙端色藝絕人名出教坊右風流之士咸修
飾以求狎晚年色衰遂慕開寂及死佯爲坐化有作
詩以挽之者云歌舞風流世所傳老來圓寂竟端然
超昇已出平康巷解脫還登般若船具足神通由此
日廣修方便在當年莫言柳翠燒衣事功德難分孰
後先傳播一時

詩能敘實

聶大年先生讀楊廉夫詩集有云文章五彩鳳凰雛

酒債詩豪膽氣麤白髮草玄揚子宅紅粧檀板謝家
湖金鈎夢遠天星墜鐵笛聲寒海月孤知爾有靈還
不死滄桑更變問麻姑蓋廉夫母夢金鈎入懷而生
別號鐵笛道人晚年避亂淞江之泖湖謝伯理家蓄
四妾名草枝柳枝桃枝杏花皆善音樂每乘畫舫恣
意所之豪門巨室競相迎致大年之作極臻其妙善
能用事而敘其實今集中無也

子宿詩讖

吾友吳維新鼎正德丁丑進士初任臨淮知縣同年

給事中汪應軫子宿送行詩曰青年縣尹延陵子掛
劍豐城牛斗間車馬風塵今日始乾坤身世幾人閒
家分吳越一江水官隔淮河萬里山歌罷驪駒人已
遠夕陽芳草對愁顏不數月汪貶知泗州果然官止
隔於淮河豈非讖乎

張翰詩

東晉張翰吳人仕齊王罔不樂於官一日在京師見
秋風忽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
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

歸宋王贊運使過吳江有詩云吳江秋水灌平湖水
濶烟深恨有餘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爲尊鱸
贊之言謂翰度時不可有爲故飄然遠去實非爲鱸
也至東坡三賢贊則曰浮世功名食與眠季鷹真得
水中仙不須更說知機早只爲尊鱸也自賢其說又
高一著矣然又嘗見蟬精雋載一詩云黃犬東門事
已非華亭鶴唳漫思歸直須死後方回首誰肯生前
便拂衣此日區區求適志他年往往見知機不須更
說尊鱸美但在淞江水亦肥惜不知姓氏此過二詩
而兼得之矣

月中桂

淞江管訥字時敏永樂中官楚府長史詠月中桂詩
云上界誰將此樹栽廣寒高處古香來根從天地分
時種花在山河影裏開玉兔守株依舊闕青鸞啣子
下瑤臺不知斫盡吳剛斧天上浮雲變幾回菊莊以
爲此詩雖若可觀不免犯重起旣云栽又云根從天
地分時種當改根爲枝種爲長易此二字殊覺辭理
妥協予又以爲上界與天上亦覺重複也

上元詩

曾南豐有錢塘上元夜祥符寺燕席詩云月明如畫
露華濃錦帳名郎笑語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
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空白髮
蹉跎歡意少強顏猶入少年叢又云金鞍馳騁屬兒
曹夜半喧闐意氣豪明月滿街流水遠華燈入望衆
星高風吹玉漏穿花急人倚朱欄送目勞自笑低心
逐年少祇尋前事撚霜毫僧惠洪覺範亦有京師上
元詩云及時膏雨已闌珊黃道春泥曉未乾白面郎

敲金鐙過紅粧人揭繡簾看管絃沸月喧和氣燈火
燒空奪夜寒咫尺鳳樓開雉扇玉皇仙仗紫雲端按
覺範江西筠州人姓彭氏嘗妄誕著其叔彭淵才之
說以爲曾子固不能詩學者不察隨聲附和今以三
詩較之高下固已殊矣且覺範首聯爲僧而有此言
無耻甚矣較之唐僧但願驚生四掌驚著雙裙之說
此尤可責宜其坐罪還俗也殊不知南豐文名重於
詩名故爲之掩耳猶張子野賀方回以長短句馳名
之故且如明月滿街流水遠華燈入望衆星高又曰

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夫豈不能詩者
乎人倚朱欄送目勞併上句看乃見其妙謂遊冶屬
意若不勝其注想而恨夫夜之短也惜其詩雖工巧
格律卑弱此論方虛谷亦畧言之惜未詳言如此明
白也

歸去來辭

朱文公云歸去一篇其詞義夷曠蕭散雖托楚聲而
無尤怨切蹙之病實用賦義而中亦兼此此千古之
確論矣又曰首云歸去來兮中又云歸去來兮了無

端緒疑爲二篇此文公或一時未盡看破也李格非
所謂沛然肺腑中流出彼何較其端緒首尾者耶余
細觀之亦有端緒共有五段每段換韻自然純古人
不覺之所謂擬洞庭鈞天而不澹霓裳羽衣而不綺
者也今逐段錄出註之於左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
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
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
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此第一段十二句乃
七十字賦起也

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
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此第二段八句三十
二字鋪序兼比矣引
壺觴以自酌眇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
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
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
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此第三段十二句七十
二字亦鋪序而比也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
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
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

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

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

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此第四段十九句一百零八字
乃反復序當歸之意兼比也

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

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

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此第五段九
句五十五字

賦比而
結之也

哭文丞相詩

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

日忠如勸將斬顏時乾坤日月華夷見嶺海風霜草
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此作膾炙
人口久矣但文山集與輟耕錄作徐世隆史鑑與風
化錄作王磐然二人皆元學士無文集可查國史傳
中又不載也

除夕元旦詞

庠彥沈明德宣嘗賦吾杭除夕元旦蝶戀花一詞道
盡中人以下之家之風俗誠足解頤錄以遺好事者
除夕云鑼鼓兒童聲聒耳傍早關門掛起新簾子炮

仗滿街驚耗鬼松柴燒在烏盆裏寫就神茶并鬱壘
細馬送神多著同興紙分歲酒闌扶醉起闔門一夜
齊歡喜元旦云接得灶神天未曉炮仗喧喧催要開
門早新禧鍾馗先掛了大紅春帖銷金好爐燒蒼木
香繚繞黃紙神牌上寫天尊號燒得紙灰都不掃斜
日半街人醉倒

秦黃詩識

秦觀字少游號太虛淮之高郵人與蘇黃齊名嘗於
夢中作好事近一詞云山露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

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
掛晴碧醉臥古藤陰下春不知南北其後以事謫藤
州竟死於藤此詞其識乎少游同時有賀鑄字方回
嘗作青玉案詞悼之云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
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樓花院綺窻珠戶惟有春
知處碧雲冉冉衡臯暮彩筆空題斷腸句試問閑愁
知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山谷有詩
云少游醉臥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道江南斷
腸句祇今惟有賀方回秦詞世人少知予嘗親見其
墨跡後有近代劉菊莊題云名並蘇黃學更優一詞
遺墨至今留無人喚醒藤州夢淮水淮山總是愁亦
不勝其感慨因憶賀黃二作併書之以見少游固竟
沒於貶所而山谷厄於城樓之死尤艱哉嗚呼咏詩
之日孰知又爲少游之後者耶

菊莊警句

吾鄉劉泰字士亨號菊莊詩鳴一時有菊莊集行於
世亦未見其工也曾聞二絕可謂警拔特拈出之題
秋鶯云紫陌曾聽駐馬蹄王孫金彈杏花西秋聲不

似春聲好莫戀斜陽儘意啼蓋譏不知止者又作秋
茄詩有云傍葉依花紫實圓天生佳味壓肥鮮如何
秋晚無人採老在涼風白露遶時無知己者

七修類藁卷三十終

七修類藁卷三十一

明仁和郎映仁賢著述

詩文類

和靖墓

宋處士林和靖隱居吾杭西湖之孤山以梅爲妻以
鶴爲子朝廷錫以粟帛古今高其梅詩清高莫比者
也近時宦遊於杭者或妾或女死者卽葬其地取其
山名近且秀焉故纍纍於林墓之先後有士人題壁
云太乙宮前處士家

此宋之西太乙宮地

于今換作宮人斜想

因孤嶼人清絕故使桃花犯命耶

語意相類

輟耕錄有詩云天遣魔軍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人
不平人殺不平者殺盡不平方太平又嘗聞詩有云
中原不可生強盜強盜纔生不可除一盜旣除羣盜
起功臣皆是盜根株二詩語意相類後義尤佳但前
首第三句卽第二句意予欲易爲不平原是難平者
後首第二句背理予欲易強盜纔生大盜俱庶幾尤
覺精采

黃鶴樓詩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
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
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此崔顥咏
黃鶴樓之詩也舊有云李太白讀此不敢再題故有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說遂過鳳凰
臺而成詩云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
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邱三山半落青天外
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

愁人謂格律氣勢未易甲乙誠哉斯言予又以李題
鸚鵡洲之詩其格律摹擬殆尤過之惜第二聯氣少
弱耳詩云鸚鵡東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
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煙開蘭葉香風暖岸
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
予又嘗論諸詩古人不以餽飭爲工如鸚鵡洲對漢
陽樹白鷺洲對青天外超然不爲律縛此氣昌而有
餘意也

詩大露情

白樂天寄李郎中一絕云往年江外拋桃葉近歲樓
中別柳枝寂寞春來一盃酒此情惟有李君知註云
桃葉陳結之柳枝樊素二愛妓也夫以李郎中與二
妓同道且言知己李何如人耶

吳東昇

吳東昇杭百夫長也頗善辭翰年八十臨終作詩曰
囑付兒孫送我終衣衾棺槨莫豐隆停喪止可經旬
外出殯須行徑路中念我行藏無大過請僧超度有
何功掘坑埋了平生願休信山家吉與凶武弁有此

可謂難得矣乃杭前衛人

秦少游女

宋靖康間有女子爲金虜所俘自稱秦學士女道中題詩云眼前雖有還鄉路馬上曾無放我情讀者悽然曾有擬作秦女行者今併人文忘之又甚悽然

一笑居士

浙省員外郎張光弼名昱廬陵人元末政壞遂棄官不仕以詩酒自適號一笑居士有春日詩云一陣東風一陣寒芭蕉長過石欄杆只消幾度骨騰醉看得

春光到牡丹蓋寓時事也今集中亦無嘗曰吾死埋骨西湖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後果如其言海昌胡虛白作詩以弔云二仙坊裏張員外頭白相逢只論詩今日過門君不見小樓春雨燕歸遲西子湖頭碧草春天畱山水葬詩人老逋泉下應相見爲說梅花寫得真二仙坊在杭之壽安坊西卽今之花市也

徐伯齡

徐伯齡字延之號籜冠子錢塘人也性穎敏每書一目終身但踈蕩不拘小節對客每跣足蓬頭夏月非

惟袒裼裸裎而內衣亦不繫也故夫慕名而來者一
見後卽倦與往還然其博學高志又嘗敬焉平生精
於音律尤善琴所著有大音正譜十卷醉桃佳趣二
十卷香臺集註三卷蟬精雋二十卷舊雨堂稿若干
卷張天錫曾爲作傳贈炙人口今無後矣予有手書
容膝齋一銘亦得箴規之體惜爲好事者取去今尙
能記其辭銘曰粵惟文命土階茅庭陋彼受辛瓊臺
摘星斯室斗許僅容膝肱旣非藻稅庸使丹楹形無
勞役耳無哇聲心遠境靜氣和神寧目對皇墳頤吾

德馨噫金谷平泉匪吾之行廣廈萬間付之公卿慎
毋終始敢識斯銘

劍鶴聯句

余幼時得抄本劍鶴聯句因沒前後不知其名乃云
范文正公仲淹在海陵時與歐靜膝宗諒劍鶴聯句
皆屬對森嚴造語雅健當時已爲難得寶元二年石
曼卿與滕集於闕下始得其備乃用唐楷法書以附
九華書堂厥後代爲名人題跋近讀歐文忠公外集
內載此詩乃知歐非歐靜也參之范集又無意或范

集失收耳蓋滕乃范之相好同年二本俱曰仲淹曼

卿真宗時已死何謂寶元年書是知歐靜則訛也况

詩比舊為多故特錄於藁而註於下句下人名一二

不同姑仍舊耳劔聯句曰聖人制神兵以定天下厄

范 蚩尤發靈機于將構雄績歐 橐籥天地開鑪冶陰

陽關滕 南帝輸火精西皇降金液歐 炎炎崑岡焚歐

瑩作 洶洶洪河擘范 雷霆助意氣日月淪精魄滕 神氣

不在大錯落就三尺直淬靈溪泉橫磨太山歐 本山

石歐 雌雄威並立晝夜光相射范 提攜風雲生指顧

煙塵寂滕 堅剛正人心耿介志士跡歐 初疑成夏鼎

魑魅世所適滕 又若引吳刀犀象謂抄 本謂無隔滕

抄 本原無夏鼎吳刀二句止曰魑范 截波虬尾滑脫浪

魑 教已忘犀象洞無隔今從歐 本 皎月垂歐 本作孤隙歐

鯨牙直頑冰挂斷崖歐 本作陰雷 曉鐔星斗躔歐

河角起彗芒歐 本作氣非 雲罽露秋碧范 曉鐔星斗躔歐

作 夜匣龍蛇歐 本作飛龍非 宅歐 舞酣霞雪回彈俊球琳擊

滕 鮮搖雪水光膩刮湘江歐 本作山非 色青蛟渴雨瘦素

虺蟠霜瘠歐 清音鏘以鳴寒姿堅且澤范 鬼類喪影

響佞黨摧肝膈歐 一旦會神武四海屠兇逆周王奉

天討商郊千里赤楚子揚軍聲秦抄本作師萬首白

范祥輝貫吳越殺氣橫燕易歐為君斬巨鯨四極可

指畫為君決長雲三辰乃歐作煥赫范無使化猿翁

辱我為幻惑無使暴虎人屈我眾讎敵滕尊嚴漢冠

歐本作晁左右舜干戚歐功成不可畱延平空霹靂

范鶴聯句曰上清歐本作降靈氣鍾此千年禽范幽

閒靖節性孤高伯夷心歐苦澁有仙姿鈞韶無俗音

范目流泉客珠翅重羽人衿滕毛滋月華淡頂粹霞

光深歐騰漢雪千仞歐作照溪霜半尋范纖啄礪青

鐵修脛雕碧琳歐巖抄本作栖小雞樹潭飲界牛涔滕

鸞凰自填篋燕雀徒商參范獨翹聳瓊枝羣舞傾瑤

林歐病餘葭露零歐本作夢警歐作松風吟滕靜嫌

鸚鵡言高笑鴛鴦淫范金精冷澄澈玉格寒蕭森潔

白不自持腥羶非歐本作所任滕稻梁不得已蟣虱胡

為侵范風流超縞素雅淡絕規箴歐天池憶鵬遊雲

羅傷鷹歐本沉滕相親長道情偶見消煩襟范西漢

惜馮唐華皓欲投簪歐南朝仰衛玠清羸疑不禁滕

端如方直臣處羣誠足欽介若廉退士驚秋猶在陰

范 幾詭鷹隼鷺羈鞬俄見臨還嗟鳧鷖貪弋繳終就

擒歐本止曰鷹鷺為羈得是頤頤清霄垠飄颻滄海

濤歐本無乘軒乃一芥空籠仍萬金滕片雲伴遙影

冥冥越煙岑范長飈送逸響亭亭出霜砧蓬瀛忽往

來桑田成古今歐願下虞舜八伯庭鼓舞薰風琴

范二篇共六十二韻歐最為多也

佳句人先道

子友虞子匡元良質美年少志學有過人處雖補弟
子員不屑於時義也子契且敬每有作輒過商議或

為易數字則首肯焉多即揮去曰非已作也可盜名
乎一日次韻題人之扇有聯云瓦樽頻泛綠銀燭短
燒紅子嘆賞久之既而觀因語錄有三紅秀才應子
和詩曰兩岸夕陽紅風過落花紅蠟炬短燒紅遂驚
且笑始知所謂好句人先得達者所見畧同也

牡丹詩

牡丹色奪眾花譜以為花王也吟咏必須天香國色
四字唐人用之已多後人不復再用不知非四字不
能稱此花也吾友金茂之珊苦吟學杜常有二聯云

色疑傾國罕香憶自天來又云信知國內真無色浪
說天邊別有香可謂善用四字者也如元夕詩必須
用鳳盤鰲山方稱王禹玉應制詩以諸人皆用而已
則曰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此爲絕唱
金亦效此之變化也

切對

余與王蔭伯一槐同窻最久少時同出迎送每途間
必得自然一對以較勝負今皆忘之尙記一二如里
仁坊鄉義巷三义路十字街火燒榛風縹栗癸辛街

千牛谷一德格天五經掃地夏雨分牛脊秋風貫驢
耳死人頭邊有活鬼強將手下無弱兵臨印道士鴻
都客錦里先生烏角巾屋簷下天燈樓板上地鋪可
謂天生切對也

五步詩

史青唐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謂子建七步臣五步
之內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上元等詩遂應口而
出除夜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春
逐五更廻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催風光人不覺移

入後園梅上稱賞授左監門衛將軍詩話皆以爲王
涯者殊失考索也予嘗又思此詩亦如柳公權應詔
韻邊城賜衣適時之作無復停思文宗遂有子建七
步爾乃三焉之說恐三步五步之時句亦未能盡耶

洪遂初

洪春字遂初正統開府學茂才也有詩名題韓信云
若使英雄早見機奇謀肯立漢邦基囊沙破敵功雖
大躡足封齊事已非既已無心從蒯徹何緣執手教
陳稀未央宮裏當時事千載令人淚濕衣一日接豸

使戲嘲同舍二絕云不是青雲不致身自嗟無學久
因循七年米帳今朝算落得儒巾博吏巾同舍怒曰
使再有詩必告師長也又云落得儒巾博吏巾只緣
造物不由人雨窻昨夜成癡夢彷彿詩魂到八閩衆
闕笑而散且不省其意以爲心病也既三日身使謁
先聖首命說書果以不合黜爲福建省掾既至左相
集諸曹散荔枝遂初獻詩曰五月閩南荔子丹摘來
宜薦水晶盤色欺鶴頂霞新染光奪龍睛露未乾曾
得漢皇陪上苑又隨星騎貢長安紫微垣底分嘗處

頓覺瓊漿溢齒寒左相爲之嘆賞畱以教諸公子既而期滿赴京襄城聞之亦請作西賓甚相得也幾欲奏保教職一日偶至書院中見案上一帙觀之乃春書也每幅有洪詩多淫言狎語遂爲逐客杭庠入國初無詩人而遂初爲首唱有玉岑集行世前詩俱無也

詞非歐陽作

王銍默記記歐陽文忠公私通甥女事爲此降官事亦詳矣而錢氏私誌又述其自作之詞曰江南柳葉

小未成陰人爲絲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畱取待春深十四五閑抱琵琶尋堂上簸錢堂下走恁時已畱心何況到如今蓋甥女依公時方七歲故也予意公因甥女無依領回方七歲公何便有此心況此詞後一拍全似他人之說公者但事之有無未可與辯詞非公爲決然也或者錢世昭因公五代史中多毀吳越故抵之如落第士子作醉蓬萊以嘲公也讀者理推

詩文似

舊云韓詩似文杜文似詩予謂韋應物律詩似古劉
長卿古詩似律子瞻詞如詩少游詩如詞固一病也
然亦因性所便習而使之然耳

陳修

世傳梁顥八十登第洪容齋隨筆辨明其生年致仕
之歲甚為明白謝表之聯好事者為之也鶴林玉露
與氏族載紹興中黃公度榜第三名陳修唱名時高
宗問年幾何對曰七十三矣問有幾子對曰未娶遂
詔宮人施氏嫁之時人戲曰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

年前二十三此則可謂真少太公之七年矣清暇錄
又謂詹義登科後解嘲曰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
得一青衫逢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清波
雜誌又以謂閩人韓南未知孰是

九僧詩

宋時詩僧最多如祕演惟儼參寥善權輩皆與歐蘇
秦黃石曼卿友善故名重一時又有九僧者同出一
時歐陽公嘗慕之云集已亡溫公詩話止載其名考
其詩皆學賈島周賀故談釋子者以九人為倡瀛奎

律髓中多載其詩今皆擇詩一首并地以補其集以
見九僧之名也劔南希書送可倫赴廣西轉運使
君見招云別語畏殘漏心懸瘴海邊回期無定日去
路極遙天苦霧沉山郭寒沙漲隰田幾消尋使府清
語廢閑眠金華保暹早秋閑寄宇昭云窻虛花簞明
微覺早涼生深院無人語長松滴雨聲詩來禪外得
愁入靜中平遠念西林下相思合慰情南越文兆宿
西山精舍云西山乘宿興靜稱寂寥心一徑杉松老
三更雨雪深草堂僧語息雲閣磬聲沉未遂長棲此

雙峯曉待尋天台行肇郊私吟云靜至簾孤捲幽光
墜露多徑寒杉影轉牕晚雪聲過茗味沙泉合鑪香
竹露和遙懷起深夕舊寺隔滄波貴城惟鳳吊長禪
師云霜鐘侵漏急相吊晚悲濃海客傳遺偈林僧寫
病容漱泉流落葉定口集鳴蛩回首雲門望殘陽下
遠峯淮南惠崇訪楊雲卿淮上別墅云地近得頻到
相攜向野亭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望久人收釣
吟餘鶴振翎不愁歸路晚明月上前汀江南宇昭幽
居卽事云掃苔人迹外漸老喜深藏路僻閑行遠春

晴晝睡長餘花畱暮蝶幽草戀殘陽靜日空林下孤
禪念石霜峩肩懷古寺居寄簡長云雪苑東山寺山
深少往還紅塵無夢想白日自安閑杖履苔痕上香
燈樹影間何須更飛錫歸隱沃洲山沃洲簡長送僧
南歸云漸老念鄉國先歸獨羨君吳山全接漢江樹
半藏雲振錫林煙斷添瓶澗月分重樓上方定孤枕
雪中聞

梅花詩

冽冽北風吹倒人乾坤無地不生塵胡兒凍死長城

下始信江南别有春我家洗硯池邊水朵朵開來點
墨痕不要枝頭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右二詩世
傳爲王元章作也故予於其傳亦載後絕然考竹閣
集又無後得止菴周大參抄本一書知前乃太祖之
作後乃劉伯溫之作一時事也蓋伯溫因太祖有疑
而召至時正梅開於雪中太祖前作固有意焉而劉
之詩尤明白其心事於是君臣相好如故也

寶月堂詩

人生自是人間月客亦天邊寄此身彼此虛空無着

處誰歟是主復誰賓此詩乃元人梁隆吉者而同時
許獻臣集中亦有之此必二人友善一時不知何人
誤寫後人因而誤刊也如春水滿泗澤一首乃顧長
康詩亦誤編入陶彭澤集中此亦類耳

濟顛化緣疏

佛首一尊身光萬國歷四朝之文物滿三世之因緣
獨露半肩光掩身中之月全彰衆相毫分額上之珠
一舉首一低頭只此便是彌陀佛或揚眉或瞿歎何
處更參慈世尊氣象清新規模宏大雪霜凌爍風雨

洗磨屋勢壓頭人難住足神鬼近將於悲泣幡華莫
稱於莊嚴雖憑後學維持實賴衆人着力欲更新好
寧免經營郢斧般斤日下指揮於風動明珠大貝目
前立望於雲齊豁開歡喜善門便是菩提徑路雕甍
畫棟山光搖翡翠之寒風鐸雲窻湖水倒琉璃之碧
民間有慶皇極無疆右濟顛之疏爲大佛者也濟顛
乃聖僧宋時累顯聖於吾杭湖山間至今相傳之事
甚衆有傳記一本流於世又有小石像於淨慈羅漢
堂此疏墨跡見存西湖大佛寺大佛卽始皇纜舟之

石是也

神仙太守

華亭張東海弼人品詩字成化間一時之望休致既
早子皆成名殊無一事累心蘇州別駕周德中以其
爲神仙太守而張嘗制十絕以答之見其無仙并跋
朱子托名鄒訢爲戲耳又有長短句一篇意尤高古
皆子家所藏今文集中無也因錄詩三首并歌于藁
庶不沒東海人品正大而才思不凡也詩云歸休太
守似神仙布被蒙頭日夜眠却怪門前來熟客馬蹄

踏破紫芝煙古今何處有神仙鶴駕鸞驂總浪傳莫
信空同鄒道士刀圭入口亦徒然歐陽自號無仙子
卓識真知冠古今弱水蓬萊在何處愚夫白骨紫苔
深歌曰東海先生歸也南安太守新除一挑行李兩
船書被人笑道癡愚書也書寒不堪穿饑不堪煮收
拾許多何用處况而今白髮蒼顏坐黃堂之署乘五
馬之車那得工夫再看渠又將載到南安去古人糟
粕誰味真腴枉說道黃卷中時與聖賢相對語

花間詞名

歸國遙 酒泉子 定西番 河瀆神 遐方怨
 思帝鄉 蕃女怨 荷葉盃 上行盃 思越人
 三字令 竹枝 河傳 擴得新 離別難
 相見歡 醉公子 感恩多 滿宮花 蝴蝶兒
 贊成功 西溪子 中興樂 接賢賓 贊浦子
 女冠子 甘州遍 紗窗恨 柳含煙 月宮春
 戀情深 賀明朝
 右三十二詞乃花間集之名也草堂詩餘諸本之所
 無今作詞者不惟不填此調亦不知有此名耳予故

於三十四卷中已言花間集為詞家之祖今復特錄
 其名以見之則南詞始於唐也無疑

旌旗日煖龍蛇動

杜子美早朝詩有旌旗日煖龍蛇動虞伯生註龍蛇
 動謂旌旗上雉尾也惟日煖故旗影動耳予以古者
 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旂竿之首曰旌今日煖則旌
 旗飛揚其上見龍蛇之動也以雉尾釋之又以為影
 恐非

雪詩

元末張雨字伯雨號句曲外史錢塘黃冠也有詩字
名子嘗於一士夫家見袖軸一卷外史首有山居雪
霽詩一律後多名筆次韻今止記憶數首是皆無集
可觀者錄之于左并書姓氏爵里外史詩曰日光玉
潔千峯立暎雪時晴一氣凝當晝爐亭催掃巷犯寒
漁艇借收冰松皮石裂號饑鼠窗隙塵消撲凍蠅青
苗菜芽渾可愛倩誰春燄捲紅綾張翥自京來杭和
曰窈窕阿人跡斷隱居學道自神凝巖頭鶴下松
無雪石底龍蟠水不冰釀酒春瓶濃勝乳抄書雲笈

細如蠅多君肯念還京客爲織春袍柿蒂綾黃縉走
筆和曰雪中乘興真奇事無奈舟膠冰始凝朝士白
頭慚獨步仙人赤脚傲層冰招來盡是雞羣鶴趨附
空慙馬尾蠅夜久松龕同擁毳絕勝傑直有青綾俞
友仁追和曰湖上千峯盡失靑湖光十里未消凝吟
詩細嚼梅花藥煮茗潛敲澗壑冰東郭忍寒行似鶴
南屏痴醉坐如蠅相過內相知乘興盛服猶披舊賜
綾翥字仲舉先晉寧人父官於杭因家錢塘官至學
士縉字縉卿義烏人官至學士俞字文輔仁和人國

初會元也

艷詞不可填

昔僧秀關西與黃山谷曰作詩無害惟艷歌小詞可
罷之山谷笑曰殆空中語耳終墮此惡道耶師曰若
是以邪言蕩人淫心使彼由汝犯法恐不止墮惡道
而已黃自此不作艷詞予嘗思此甚為有理惟詞曲
備說情思非若詩之蘊藉悠揚也如柳耆卿晝夜樂
一詞云秀香家住桃花徑算神仙纔堪並層波細剪
明眸膩玉圓搓素頸愛把歌喉當筵逞過天邊亂雲

愁凝言語似嬌鶯一聲聲堪聽雕房飲散簾幙靜擁
香衾歡心稱金爐麝裊青烟鳳帳燭搖紅影無限狂
心乘酒興這歡娛漸入佳境猶自怨隣雞道秋宵不
永此雖贈妓真可謂狎語淫言矣宜戒之

戒石銘

戒石銘始於蜀主孟昶頒令箴於天下州邑其文二
十四句見官板居家必用至宋太宗刪繁擇取爾俸爾祿民
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一十六字頒行天下至
高宗紹興間復以黃庭堅所書命州縣長吏刻銘座

石本朝則立於甬道也至元癸巳吾浙浙西別有四
句天有昭鑒國有明法爾畏爾謹以中刑罰

錢塘十詠

友人家得錢塘十景詩句法似國初人者然題目以
錢塘名詩中用樟亭柳橋又似唐宋人者考之舊志
亦無實昔賢之所遺也特錄於藁庶後人可演而爲
志

東海朝暾

紺霧彤霞爛不收海門東望浪花浮超騰渤澥三千

界照耀闔浮四百州暘谷神龍同變化高岡鳴鳳白
喧啾近來誰有賓王句試與重登鷺嶺樓

西湖夜月

碧玻璃浸玉芙蓉十里金波夜欲鎔殿裏素娥春睡
醒鏡中西子晚粧濃羽衣入夢來孤鶴鐵笛驚心起
臥龍欲問蟾宮乞靈藥朗吟飛過兩高峯

雲石樵歌

雲山深處有遺民學不逢時且負薪扣角何須歌白
石爛柯聊且避紅塵母能忍痛思曾子妻却羞貧棄

買臣郊藪安能隱麟鳳皇家結網近來頻

冷泉猿嘯

冷泉亭下北山陲曾見雌雄共引兒慣聽山僧朝說法能隨木客夜吟詩松坡日暖人遊後蕙帳風寒鶴怨時惆悵遺音無處覓竹溪啼老野棠枝

浙江秋濤

怒挾西風勢未休滔滔何處覓安流青山隔岸分吳越白浪排空逼斗牛鐵箭有靈來昨日素車遺恨已千秋晚來試倚樟亭立楓葉蘆花滿眼愁

北關夜市

地遠那聞禁鼓敲依稀風景似元宵綺羅香泛花間市短火光分柳外橋行客醉窺沽酒幔遊童笑逐賣錫簫太平氣象今猶古佇聽民間五袴謠

孤山霽雪

雪後孤山擁畫圖天開霽色炫冰壺三竿曉日消殘凍一脈春泉入裏湖放鶴山童籠未啓觀梅野客杖先扶就中風味誰能識活火烹香付茗爐

兩峯白雲

西子湖西兩翠岑高連雲氣易晴陰荒唐不入襄王
夢變化能爲傳說霖常隔遊人千里目頻回孝子百
年心幾番僧寺黃昏後更礙鐘聲出遠林
九里孤松圖天開翠谷臥水壺三竿烈日前
曾向林間構小窻臥看蒼翠擁旌幢雄聲絕似聞三
峽秀色何須攬九江自與竹梅諧舊約不隨荷桂入
新腔試觀樹杪悠揚處疑是盤空白鶴雙
六橋烟柳
綠暗青濃乍有無曉鶯啼罷尚藏烏隨風不入五侯

宅帶雨半遮西子湖舞徹細腰曾擅楚困酣嬌眼欲
傾吳蘇公舊日經行處夾道低迎鵲尾鏞

七修類藁卷三十一終

